



译林出版社

世界末日的 阴谋

[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1991年新作





译林出版社

568351

X563
XED 07

期 表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1991年新作

世界末日的阴谋

吴亦东 周萍 杨翰林 译

苏新登字第8号

Sidney Sheldon

The Doomsday Conspiracy

根据美国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1年版译出

世界末日的阴谋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著 吴亦东 周 萍 杨翰林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安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210千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154—0

I·62

定价：4.90元

本社出版的书，若发现印制质量有问题，请径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瑞士，于滕多夫

10月14日，星期日，15：00

目击者们站在田野边，惊愕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怪诞的远古恶梦，是一个从原始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黑暗深层中挖掘出来的恶梦。目击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昏了过去，有的呕吐不止。一名妇女在不住地发抖。另一个人在想，我要犯心脏病了！年迈的神父紧攥着念珠，在胸前画着十字。上帝保佑我！保佑我们大家！让我们免遭这个魔鬼的化身的劫难吧。我们终于见到了撒旦的脸，世界完了，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世界末日之战一触即发……世界末日之战……世界末日之战……

第一部 追捕者

10月14日，星期日，21：15

十万火急

最高机密

国家安全局致通讯保密局副局长

仅供阅看

事由：末日行动

电文：正式行动

通知北美空防司令部、重要目睹情报报告局、国防调查局、

美国空军、美国海军研究院

电文结束

10月14日，星期日，21：00

十万火急

最高机密

国家安全局致第17区海军情报局副局长

仅供阅看

事由：罗伯特·贝拉米中校临时调入本局

立即生效

上述决定必须同意

电文结束

第一章

第一天

10月15日，星期一

他回到了越南古芒基地医院拥挤不堪的病房里，苏珊倚在病床边，穿着整洁的白色护士服，显得那般可爱。她低声唤道：“醒醒，水手，你可不想死啊！”

听到她那充满魔力的声音，他几乎忘了疼痛。她又在他耳边嘀咕了些什么，但是一阵响亮的铃声盖住了她的声音，他听不清了。他伸手想把她拉得更近一些，但却扑了个空。

电话铃声把罗伯特·贝拉米从梦中吵醒。他不情愿地睁开眼，竭力回想刚才的梦。床边的电话不停地响着。他看了看钟，才凌晨4点。他一把抓起电话，为他的梦被打断而快快不快。“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吗？”他问。

“贝拉米中校吗？”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

“是……”

“中校，这儿有你的电报，命令你早晨6点去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向希利亚德将军报到。中校，听懂电报内容了吗？”

“听懂了。”不，一点不懂，不知在搞什么名堂。

罗伯特·贝拉米中校慢慢地放下了电话，心里迷惑不解，国家安全局到底召他去干什么呢？他是被派到海军情报局的。什么情况这样紧急，非得在早晨6点召见不可呢？他

又躺了下来，闭上眼睛，想回到刚才的梦里去。那梦是那样的真实。当然，他知道是什么引发了这个梦。前一天晚上，苏珊来过电话。

“罗伯特……”

她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对他有股魔力。他喘了口气，颤抖地说：“你好，苏珊。”

“罗伯特，你好吗？”

“当然，好极了。‘钱袋’^①如何？”

“请别这样。”

“好吧，蒙蒂·班克斯好吗？”

他不想用“你丈夫”这个字眼来称呼他，因为他自己曾经是她丈夫。

“挺好的。我正想告诉你，我们打算离开这里一段时间。我不又想让你着急。”

这太像她了，太像苏珊了。他竭力使语调平稳下来。

“这次你们准备去哪儿？”

“我们乘飞机去巴西。”

是乘“钱袋”的727私人飞机。

“蒙蒂在那儿有些生意。”

“是吗？我还以为他拥有那个国家呢。”

“罗伯特，你又来了。”

“对不起。”

长时间的沉默。“我希望你说点好听的。”

“如果你在这儿，我会的。”

“我想让你找个称心的人儿，过上快乐的日子。”

①英文中钱袋同蒙蒂·班克斯谐音。

“苏珊，我找到过，”喉咙像是被什么该死的东西堵住了似的，说起话来十分困难，“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失去了她。”

“如果你再这样，我永远不给你打电话了。”

他顿时一阵惊慌。“请千万别这么说。”苏珊是他的生命，听不到她的声音，他是无法忍受的。他强装出高兴的样子，“我准备去挑一个金发美人儿，玩到累死为止。”

“我希望你找个满意的人。”

“一定。”

“亲爱的，我为你担心。”

“没必要，我的确很好。”他差点为自己的谎言窒息。如果她知道真情该有多好啊！可是他不能与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苏珊。他无法忍受她的怜悯。

“我会从巴西给你打电话的。”苏珊说。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们都不想放走对方，因为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还有太多的话最好留着不说，也只好不说。

“罗伯特，我得走了。”

“苏珊。”

“什么事？”

“宝贝，我爱你，永远爱你。”

“我知道，罗伯特，我也爱你。”

这是痛苦而又甜密的嘲弄。他们依然如此相互爱恋着。

你俩的婚姻简直是珠联璧合，他们的朋友都曾这么说过。是哪儿出了差错呢？

罗伯特·贝拉米中校起身下床，光着脚走过静悄悄的起

17

居室，空荡荡的房间似乎还在召唤着苏珊。房间里到处散放着苏珊和他的照片，每一张都留驻着往日的美好时光。他俩双双在苏格兰高地垂钓；在泰国克隆附近的佛陀前佇立，在雨中赶着马车穿过罗马博格赫斯花园。每张照片里，他俩都笑着、拥抱着、狂热地爱着。

他走进厨房，煮上一壶咖啡，厨房里的钟指向凌晨4点15分。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拨了个号码。铃响了6声后，他听到了电话线那一端惠特克上将的声音，“喂。”

“上将……”

“谁呀？”

“是我，罗伯特。先生，很抱歉把您吵醒。我刚接到国家安全局一个奇怪的电话。”

“国家安全局？他们想干什么？”

“不知道。命令我早晨6点向希利亚德将军报到。”

一阵若有所思的沉默。“也许你被调到那儿去了。”

“不可能，讲不通。他们为什么……？”

“罗伯特，显然有什么紧急情况。见过将军后能否再给我来个电话？”

“我会的，谢谢您。”

电话挂断了。我不该打扰那位老人，罗伯特心想。上将提前两年退了休，不再担任海军情报局的负责人了。更确切地说是被迫退休。有传闻说，海军为了安慰他，在某处给了他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让他去统计封存舰船的附着物（藤壶），或是干些其他什么杂七八拉的工作。对如今的情报工作，将军就一无所知了。但他是罗伯特的良师益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和罗伯特最亲近，当然，苏珊除外。而罗伯特需要的是找个人聊聊。苏珊一走，他仿佛生活在时间的绞索中。他

们想着在另一个时空的某地，他和苏珊仍是快乐的夫妻，生活在欢声笑语、无忧无虑和相亲相爱之中。或许这不可能，罗伯特消沉地想，也许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这个幻想。

咖啡煮好了，略有点苦味，他怀疑这咖啡不是巴西产的。

他端着咖啡走进洗漱间，在镜子里仔细端详着自己。镜子里是一位40出头的男子，瘦高个，体格健壮，刚毅的面容，有力的下巴，黑发，一双聪慧、审视的黑眼睛。他的胸部有一道又长又深的伤疤，这是那次飞机失事留下的纪念。但是这一切都是昨天的事了，那时，他还没有失去苏珊。今天，苏珊已经离开了他。他刮了胡子，冲了个澡，走到衣橱前。我穿什么呢？他拿不定主意，是穿海军军服还是穿便装？可又有谁他妈的在乎这个呢？他套上了一件炭灰色西装，里面是白衬衫和一条灰色真丝领带。他对国家安全局不甚了解，只知道它的别名叫“迷宫”，为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之首，是最严格的保密机构。他们要我干什么呢？我很快就会明白的。

第二章

国家安全局隐藏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绵延82公顷的范围内，它的两座办公楼面积之和是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倍，它的设立是为保护全美通讯系统，提供各种技术支援，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电子情报资料。因此，它雇佣了数千名工作人员，工作中产生的信息量极为可观，每天撕碎的文件就重达40吨。

罗伯特·贝拉米中校到达第一道门时，天还没亮。他把车开到上面装着带刺铁丝网的、8英尺高的气旋栅栏门前，门前有个岗亭，由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把守。其中一人在岗亭里站着，另一人朝汽车走来。“有事吗？”

“贝拉米中校求见希利亚德将军。”

“中校，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吗？”

罗伯特·贝拉米掏出皮夹，拿出了第17区海军情报局的证件。卫兵仔细查看一遍后还给他说：“谢谢，中校。”

他向岗亭里的卫兵点了点头，门便开了。那里面的卫兵拿起电话报告说：“贝拉米中校到了。”

一分钟后，罗伯特·贝拉米的车子来到了一个紧闭着的电气门前。

一名武装卫兵走到汽车跟前问道：“是贝拉米中校吗？”

“是的。”

“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他刚想抗议，可转念一想：算了，这儿是他们的天下。他又掏出皮夹，向卫兵出示了证件。

“谢谢，中校。”卫兵打了个难以察觉的暗号，门又开了。

罗伯特·贝拉米往前开的时候，又看到了第三道气旋栅栏。他心想：上帝啊，我莫非是到仙境了吧！

又一名穿着制服的卫兵朝汽车走来。罗伯特·贝拉米刚要伸手去掏皮夹，那名卫兵看了看汽车牌照便说：“中校，请您一直往前开，开到行政大楼，那儿有人接您。”

“谢谢你了。”

门打开了，罗伯特沿车道开到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物前，门外有一个穿便服的男子等着，他在10月的寒风中瑟瑟

发抖。“中校，你可以把车留在这儿，”他喊道，“我们会替你照看好的。”

罗伯特·贝拉米留下车钥匙，钻出了汽车。接他的人像是有30多岁，瘦高个，皮肤灰黄，那副样子，好像是多年未见阳光似的。

“我叫哈利森·凯勒。我送你去希利亚德将军的办公室。”

他们走进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大门厅。一名穿便服的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贝拉米中校……”

罗伯特刚转过身，就听到了照相机的“咔嚓”声。

“谢谢，先生。”

罗伯特·贝拉米转身对凯勒说：“这是……”

“只要一分钟。”哈利森·凯勒向他保证。

60秒钟后，一份带罗伯特·贝拉米相片的蓝白相间的证件递到了他的手中。

“中校，在这个办公楼里得请你一直佩戴着这个。”

“好。”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走去。罗伯特·贝拉米发现两边墙上每隔20英尺就设有摄像机。

“这座楼有多大？”

“200万平方英尺多一点，中校。”

“什么？”

“是这么大。这条走廊是世界上最长的，有980英尺。我们这儿设施齐全、应有尽有。有一个购物中心，自助餐厅，邮局，8个快餐店，一所带手术室的医院，一家牙科诊所，一个劳雷尔国家银行的分理处，一家干洗店、鞋店、理发店，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设施。”

真可谓家外有家，一应俱全，罗伯特思忖着，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压抑感。

他们经过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面是计算机的海洋。罗伯特一下子愣在那儿。

“大开眼界了吧？这只是我们这儿许多计算机房中的一个。这幢综合楼里拥有的译码机和计算机价值30亿美元。”

“有多少人在这儿工作？”

“大约16,000人。”

那他们还要我来干什么？罗伯特·贝拉米想不通。

他被带进一架专用电梯，凯勒用钥匙开了电梯。他们往上开了一层楼，然后沿着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来到一套办公室门前。“中校，就在这里面。”他们走进一间摆有4张秘书桌的大型接待室，里面已有两个秘书上班。哈利森·凯勒对其中一个点了点头，她便按了按电钮，通向里面办公室的门“嗒”地打开了。

“请进吧，先生们，将军在等着你们。”

哈利森·凯勒说：“请跟我来。”

罗伯特·贝拉米跟在他身后进了不受外界干扰的里间，顿时置身于宽敞的办公室，天花板和四周都是绝对隔音的。房间里的摆设非常舒适，到处都是相片和个人的工艺品。看得出，坐在办公桌后的人要在这里度过大量的时间。

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马克·希利亚德将军看上去55岁左右，个子很高，脸上刻着一双冰冷、刚毅的燧石般的眼睛，身体挺得笔直。将军身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打一条灰色领带。我猜对了，罗伯特心想。

哈利森·凯勒说：“希利亚德将军，这位是贝拉米中校。”

“谢谢你能就便来一趟，中校。”

那腔调好像原来是邀他来参加茶会的。

两人握了握手。“坐下，我想你肯定需要杯咖啡。”

此人能看穿别人的心思。“好的，先生。”

“哈利森，你呢？”“不，谢谢。”他坐到了角落的一张椅子上。

有人按了一下蜂鸣器，门开了，进来一位穿晚礼服的东方人，端着一盘咖啡和丹麦点心。罗伯特注意到他没有戴证件。这种把戏真可耻。咖啡倒好了，飘出了美妙的香味。

“咖啡里要加什么？”希利亚德将军问道。

“清咖啡。”咖啡的味道不错。

两人面对面在柔软的皮沙发里坐了下来。

“局长要我和你见一面。”

局长，爱德华·桑德森，间谍圈里的传奇人物。他才华横溢，善于冷酷无情地操纵傀儡。人们认为是他在世界各地策划了几十起最冒险的政变。他是个在公开场合难得见到、私下里却被悄悄谈论的人物。

“你在第17区海军情报局工作多少年了，中校？”希利亚德将军问道。

罗伯特没有兜圈子。“15年。”他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打赌，保证将军能亲口说出他加入海军情报局的日期。

“在此之前，我相信你是在越南指挥海军的一个飞行中队。”

“是的，先生。”

“你被击落了，他们没想到你还能挺过来。”

那个医生说的是：“把他忘了吧，他挺不过来了。”他当时不想活了，那痛苦无法忍受。后来，苏珊倚在他的床边。

睁开你的眼睛，水手，你可不想死啊。他拼命睁开双眼，在痛苦的折磨中，他注视着他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有一张柔和的椭圆形的脸，一头浓浓的黑发，一双亮晶晶的棕色眸子，她的笑能赐人以幸福。他竭力要开口说话，但只是徒劳。

希利亚德将军在说着什么。

罗伯特·贝拉米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抱歉，您在说什么，将军？”

“我们遇到了麻烦，中校，我们需要你帮忙。”

“先生，帮什么忙？”

将军站起来，踱开了步。“我马上要告诉你的事情极为机密，是最高机密。”

“是，先生。”

“昨天，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中，北约的一个气象气球坠毁了。气球上有一些绝密的军用试验品。”

罗伯特不禁揣测着将军下面要说的是什么。

“瑞士政府已经把那些试验品从气球上转移走了。但是，不幸的是，好像有几个目击者看到了气球的坠毁。他们当中任何人都必须对所见所闻缄口不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可能会为某些国家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你听懂了吗？”

“我想是的，先生。你要我和目击者谈话，让他们别同别人谈论目击的事情。”

“不完全是这样，中校。”

“那我不明……”

“我只要你找到那些目击者。另外有人会和他们谈话，让他们保持沉默的。”

“明白了。目击者都在瑞士吗？”

希利亚德将军踱到罗伯特面前，停住了脚步。“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所在，中校，你看，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罗伯特以为自己听漏了什么话。“请原谅，您说什么？”

“唯一的线索是这些目击者乘着一辆旅游车。气象气球坠毁时，他们正好经过现场。气球坠毁在一个小村庄，叫……”他转身望着哈利森·凯勒。

“于滕多夫。”

将军又转过来对着罗伯特。“乘客下车后，看了几分钟又上路了。旅行结束后，乘客们就各自分手了。”

罗伯特缓缓地说：“希利亚德将军，你是说这些人是谁或者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记录吗？”

“不错。”

“而你要我去找他们？”

“完全正确。你受到了大力推荐。我得知你能流利地讲五六种语言，还有出色的实际工作成绩。局长安排让你临时调到国家安全局。”

太妙了。“我是否将和瑞士政府合作？”

“不，你将单独行动。”

“单独行动？可是……”

“此次行动，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卷进来。那气球里的东西有多重要，我无法用语言说得清，中校。时间是关键。我要求你每天向我报告你的进展情况。”

将军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一个号码，递给了罗伯特。“无论是白天还晚上，你打这个电话都能找到我。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你去苏黎世。会有人护送你的。回公寓，这样你可以带上需要的东西，然后，你将被直接送到机场。”